

清史稿

赵尔巽等

●卷三百九十 列传一百七十七

○贾桢 周祖培 朱凤标 单懋谦

贾桢，字筠堂，山东黄县人。父允升，乾隆六十年进士，由检讨历官兵部侍郎。

桢，道光六年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十三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讲。十六年，入直上书房，授皇六子读。累擢侍讲学士。十九年，大考翰詹，命免试。历少詹事、内阁学士。二十一年，迁工部侍郎，调户部。二十七年，连擢左都御史、礼部尚书，调吏部。咸丰二年，协办大学士。三年，疏请山东筹办团练，从之。题孝和睿皇后神主礼成，加太子太保。充上书房总师傅，兼管顺天府尹。四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顺天府书吏范鹤等与户部井田科银库书吏交结营私，以钞票抵库银。桢察举其弊，谳定，谴失察诸官有差。桢以发觉察议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户部。五年，兼管工部，晋武英殿大学士。

六年，丁母忧，命暂开缺，给假六月回籍治丧，假满来京。桢疏言：“臣兄弟五人，诸昆叠故，臣幸仅

存。今不能为母守制，是臣母有子而如无子，臣何以为子？”力求终制。时御史邹俊杰亦疏请准其开缺守制，诏允之。八年，服阕，以大学士衔补吏部尚书，仍充上书房总师傅。寻复授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兵部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十年，充京城团防大臣。是年秋，英法联军犯京师，车驾幸热河，命桢留守，日危坐天安门，阻外军不令入。及与会议，慷慨不屈。十一年，复晋武英殿大学士，以病请开缺，不许。

穆宗回銮，偕大学士周祖培，尚书沈兆霖、赵光上疏曰：“我朝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典。前因御史董元醇条奏，特降谕旨甚明，臣等复有何异词。惟是权不可下移，移则日替；礼不可稍渝，渝则弊生。皇上冲龄践阼，钦奉先帝遗命，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。两月以来，用人行政，皆经该王大臣拟定谕旨，每日明发，均用御赏同道堂图章，共见共闻，内外咸相钦奉。惟臣等详慎思之，似非久远万全之策，不能谓日后之决无流弊。寻绎赞襄之义，乃佐助而非主持。若事无钜细，皆由该王大臣先行定议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

---

主持。日久相沿，中外能无疑虑？为今日计，正宜皇太后亲操出治威权，庶臣工有所禀承，命令有所咨决，不居垂帘之虚名，而收听政之实效。准法前朝，宪章近代，不难折衷至当。伏查汉和熹邓皇后、顺烈梁皇后，晋康献褚皇后，辽睿智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，史册称美。至如宋之章献刘皇后，有今世任姒之称，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誉。明穆宗皇后，神宗嫡母，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；穆宗贵妃，神宗生母，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，惟时神宗十岁，政事皆由两宫抉择，命大臣施行，亦未尝居垂帘之名也。我皇上天亶聪明，不数年即可亲政，而此数年间，外而寇难未平，内而洋人偪处，何以拯时艰？何以饬法纪？端以固结人心最为紧要。倘大权无所专属，以致人心惶惑，是则大可忧者。请敕下廷臣会议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，及一切办事章程，或仍循向来军机大臣承旨旧制；量为变通，条列请旨酌定，以示遵守。”疏入，命廷臣集议允行。

同治元年安徽降贼苗沛霖谋分兵：一由清江，一渡颍而西，声称赴陕西胜保军营助剿，实有异图。桢上

---

疏言：“苗沛霖穷而就抚，仍复拥兵观望，反覆无常。所部素无纪律，倘长驱入陕，何异引狼入室？由颍趋豫，尚为道所必经，绕道清江，则去之愈远，意存窥伺。西犯山左，则北路门户大开，固为腹心之患；东犯里下河，淮、扬通海，在在可虞。请飭下胜保严阻。”又疏言：“皖省军情紧急，署抚臣李续宜回籍葬亲，请勿拘百日定制，迅飭回任，以固疆圉。”并嘉纳之。三年，文宗实录、圣训告成，以监修劳，赐花翎。六年，桢年七十，赐寿，恩礼甚渥。寻以病乞休，不许。七年，乃允致仕，食全俸，仍充团练大臣。十三年，卒，诏称其“持躬端谨，学问优长”，依大学士例赐恤，晋赠太保，入祀贤良祠，谥文端。子致恩，官至浙江布政使。

周祖培，字芝台，河南商城人。父钺，嘉庆六年进士，历官鸿胪寺少卿。

祖培，嘉庆二十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五迁至侍讲学士。道光十七年，督陕甘学政。历侍读学士、詹事、内阁学士。二十三年，擢礼部侍郎，调工部，又调刑部。二十六年，偕尚书赛尚阿查勘江南

---

江防善后事宜，校阅江苏、安徽、江西营伍。三十年，文宗即位，疏言：“我朝立政之要，用人之法，备载列圣实录，请随时披阅。利害所关，今昔同辙，容有昔之所利不尽利於今者，未有昔之所害不为害於今者；容有昔所欲除之害至今犹未尽除者，未有昔所应防之害至今转可不防者。惟皇上成法在胸，以应几务，庶利害了如指掌，而兴废可决於一心。并请责成大吏，力戒欺饰，考察属吏；其徇隐庇护者，经言官弹劾，即严惩督抚，整顿营伍，责令捕盗，勿任推诿。”疏入，被嘉纳，特诏飭行。咸丰元年，擢刑部尚书。二年，疏言：“户部筹饷二十馀条，所议之款，缓不济急。请照道光二十一年河南河工、城工捐输章程，变通办理。”又谓：“按户派捐，先敛怨於民。请飭各督抚确查巨富之家，劝谕激发忠爱，力图报效。”从之。

三年，要犯刘秋贵死於狱，承审官未得实情，祖培坐降三级调用，授左副都御史。疏言：“贼匪滋事以来，屡谕各省办团练，筑寨浚壕，仿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，行无实效，贼窜突靡定，各州县毫无豫备，贼

---

至即潰。請嚴飭督撫，責成賢能有司，會紳速辦；有怠玩從事，反滋扰累者，予參處。”從之。歷工部、吏部侍郎。四年，連擢左都御史、兵部尚書，兼管順天府尹。六年，宣宗實錄、聖訓成，加太子太保，調吏部。

八年，會辦五城團防，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兼署戶部。九年，調戶部，兼署吏部。京師戒嚴，疏陳團防章程六條：曰查戶口以別良莠，勸保卫以聯眾志，任官紳以專責成，協營汛以聯臂指，設水會以備不虞，增幫辦以資助理。車駕幸熱河，命留京辦事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戶部。十一年，文宗崩，命總理喪儀，兼辦定陵平安峪工程。及穆宗奉兩宮回銮，祖培疏言怡親王載垣等拟定“祺祥”年号，意义重複，請更正，詔嘉其关心典礼。又言近畿各处抗粮拒捕成风，由於州县不得其人，諭各督抚秉公遴选，毋稍徇隐。同治元年，調管刑部。四年，山陵告成，賜花翎。五年，文宗實錄、聖訓成，賜其子文龠員外郎，文令舉人。六年，卒，年七十五，优恤，謚文勤。

朱凤标，字桐轩，浙江萧山人。道光十二年一甲

---

二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十九年，大考二等，赐文绮，直上书房。寻督湖北学政。历司业、侍讲、庶子、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。二十五年，授皇七子读。连擢内阁学士、兵部侍郎，调户部。二十八年，命赴天津验收漕粮。寻偕大学士耆英查办山东盐务，疏劾历任巡抚、运司收受程仪节寿，论谴有差。又言：“山东盐政疲敝甚於他省，若求裕课畅销，惟除弊、缉私最为先务。会议变通成法，请先课后盐以重帑项。”下部议行。又查运库出借银七万馀两，责赔缴；藩库积存减平及扣还军需行装等款三十万两，拨解部库；通省仓库正杂未完银四十一万两，缺穀三十七万石，命限八个月弥补。咸丰元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历署工部、刑部、户部尚书。

三年，粤匪陷江宁，复陷扬州，漕督杨殿邦退保淮安，廷议调山西、陕西兵七千赴援。凤标与尚书文庆，侍郎全庆、王庆云合疏，言：“淮安贼所必争，万一贼众渡河，则河南、山东民情震动，扑灭愈难。请命山东巡抚李德亲往淮安扼贼北窜，并请敕直隶总督迅派布政使张集馨率兵扼要驻守，以为京师屏蔽。”疏入，如

所请行。五月，贼陷河南归德，凤标与大学士贾桢、尚书翁心存等条拟防剿六事，多被采择。未几，悍贼林凤祥等窜畿辅，复偕桢、心存等奏陈预筹守城事宜。疏入，报闻。四年，授刑部尚书。六年，宣宗实录、圣训告成，加太子少保。寻调兵部，复调户部。

八年，典顺天乡试，因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，为言官论劾，兴大狱，大学士柏{忞俊}论大辟，凤标亦解任听勘。文宗原其无私，从宽坐失察革职。逾数月，命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衔，仍直上书房，授醇郡王读如故。历大理寺少卿、通政使、左副都御史，署刑部侍郎。随扈热河，复擢兵部尚书。十一年，护送文宗梓宫回京，追录扈从劳，加二级。调吏部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。同治七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未几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吏部。十一年，以病乞休，命以大学士致仕，食全俸。十二年，卒於家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端。子其煊，工部郎中，官至山东布政使。

单懋谦，字地山，湖北襄阳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

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七年，入直南书房。十九年，大考二等，以赞善升用。寻授司业，迁洗马。二十年，督广东学政，历侍读、庶子。以病归，父丧服阕，请终母养。咸丰三年，粤匪扰湖北，懋谦方居母忧，命在籍治团练。六年，回京，仍直南书房，补原官。七年，督江西学政，历侍读学士、少詹事、内阁学士、工部侍郎，均留学政任。十一年，巡抚毓科、布政使庆廉为言官论劾，命懋谦按之，疏言：“毓科非应变之才，适当贼扰，省防尤重。本境兵勇不敷调遣，办理未能悉合机宜。现虽全境肃清，善后急宜妥办，筹备浙防，接济皖饷，大局攸关，恐未能措理裕如。庆廉现未到任，无事迹可考，未敢妄陈。”疏入，报闻。任满，回京，充实录馆副总裁。同治二年，调吏部，擢左都御史。三年，偕大学士瑞常等进讲治平宝鉴，授工部尚书。

四年，命赴盛京偕侍郎志和等承修太庙、昭陵工程。时奉天马贼猖獗，命懋谦就近查察，劾将军玉明、府尹德椿，下部议处。回京，疏陈马贼难防，请筹兵饷出边会剿，以弭盗源。又请飭奉天所属各州县查勘市镇

---

乡村应修堡寨之处，劝民作速兴筑，择录嘉庆年间龚景瀚所著坚壁清野议刊发各州县，令遵照团练守御之法，量为办理。疏入，均得旨议行。六年，管户部三库事务。七年，调吏部。十年，管国子监事务。十一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寻拜文渊阁大学士，兼管兵部。十三年，因久病请解职回籍，允之。光绪五年，卒於家，诏依例赐恤，有“学问优长，持躬端谨”之褒。赠太子太保，谥文恪。

论曰：自咸丰初军事起，四郊多垒，庙堂旰食。京师举办团防，阁部重臣领之，贾桢、周祖培、朱凤标皆预其事。其时用人犹循旧格，揆席多由资进。至穆宗践阼，底定东南，汉阁臣多取勋望，六官中大拜者鲜，惟单懋谦独由正卿入阁，时以为荣遇焉。

●卷三百九十一 列传一百七十八

○倭仁 李棠阶 吴廷栋

倭仁，字艮峰，乌齐格里氏，蒙古正红旗人，河南驻防。道光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历中允、侍讲、侍读、庶子、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。二十二年，擢詹事。二十四年，迁大理寺卿。文宗即位，应诏陈言，略曰：“行政莫先於用人，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。夫君子小人藏於心术者难知，发於事迹者易见。大抵君子讷拙，小人佞巧；君子澹定，小人躁竞；君子爱惜人才，小人排挤异类；君子图远大，以国家元气为先，小人计目前，以聚敛刻薄为务。刚正不挠、无所阿乡者，君子也；依违两可、工於趋避者，小人也。谏诤匡弼、进忧危之议，动人主之警心者，君子也；喜言气数、不畏天变，长人君之逸志者，小人也。公私邪正，相反如此。皇上天亶聪明，孰贤孰否，必能洞知。第恐一人之心思耳目，揣摩者众，混淆者多，几微莫辨，情伪滋纷，爱憎稍涉偏私，取舍必至失当。知人则哲，岂有他术，在皇上好学勤求，使圣志益明，圣德日固而

已。宋程颢云，‘古者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臣’。请命老成之儒，讲论道义，又择天下贤俊，陪侍法从。我朝康熙间，熊赐履上疏，亦以‘延访真儒’为说。二臣所言，皆修养身心之要，用人行政之源也。天下治乱系宰相，君德成就责讲筵。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，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。”疏入，上称其切直，因谕大小臣工进言以倭仁为法。未几，礼部侍郎曾国藩奏用人三策，上复忆倭仁言，手诏同褒勉焉。

寻予副都统衔，充叶尔羌帮办大臣。大理寺少卿田雨公疏言倭仁用违其才，上曰：“边疆要任，非投閒置散也。若以外任皆左迁，岂国家文武兼资、内外并重之意乎？”咸丰二年，倭仁复上敬陈治本一疏，上谓其意在责难陈善，尚无不合，惟仅泛语治道，因戒以留心边务，勿托空言。候补道何桂珍上封事，言倭仁秉性忠贞，见理明决，生平言行不负所学，请任以艰钜，未许。三年，倭仁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贿等罪，诏斥未经确讯，率行参奏，下部议，降三级调用。

---

四年，侍郎王茂荫等请命会同筹办京师团练，上以军务非所长，寝其议。寻命以侍讲候补入直上书房，授惇郡王读。五年，擢侍讲学士。历光禄寺卿、盛京礼部侍郎。七年，调户部，管奉天府尹事，劾罢盛京副都统增庆、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。及颁诏中外，命充朝鲜正使。召回京，授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同治元年，擢工部尚书。两宫皇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谨，学问优长，命授穆宗读。倭仁辑古帝王事迹，及古今名臣奏议，附说进之，赐名启心金鉴，置弘德殿资讲肄。倭仁素严正，穆宗尤敬惮焉。

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调工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疏言：“河南自咸丰三年以后，粤、捻焚掠，盖藏已空，州县诛求仍复无厌。朝廷不能尽择州县，则必慎择督抚。督抚不取之属员，则属员自无可挟以为恣睢之地。今日河南积习，祇曰民刁诈，不曰官贪庸；祇狃於愚民之抗官，不思所以致抗之由。惟在朝廷慎察大吏，力挽积习，寇乱之源，庶几可弭。”是年秋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疏劾新授广东巡抚黄赞汤贪诈，解其职。

---

六年，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，聘西人为教习。倭仁谓根本之图，在人心不在技艺，尤以西人教习为不可；且谓必习天文算学，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，上疏请罢议。於是诏倭仁保荐，别设一馆，即由倭仁督率讲求。复奏意中并无其人，不敢妄保。寻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倭仁屡疏恳辞，不允；因称疾笃，乞休，命解兼职，仍在弘德殿行走。八年，疏言大婚典礼宜崇节俭，及武英殿灾，复偕徐桐、翁同龢疏请勤修圣德，停罢一切工程，以弭灾变，并嘉纳之。十年，晋文华殿大学士，以疾再乞休。寻卒，赠太保，入祀贤良祠，谥文端。光绪八年，河南巡抚李鹤年奏建专祠於开封，允之。

初，曾国藩官京师，与倭仁、李棠阶、吴廷栋、何桂珍、窦垵讲求宋儒之学。其后国藩出平大难，为中兴名臣冠；倭仁作帝师，正色不阿；棠阶、廷栋亦卓然有以自见焉。倭仁著有遗书十三卷。子福咸，江苏盐法道，署安徽徽宁池太广道，咸丰十年，殉难宁国，赠太仆寺卿，骑都尉世职；福裕，奉天府府尹。从子福

---

润，安徽巡抚。光绪二十六年，外国兵入京师，阖家死焉。

李棠阶，字文园，河南河内人。道光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五迁至侍读。二十二年，督广东学政，擢太常寺少卿。会巡抚黄恩彤奏请予乡试年老武生职衔，严旨责谴，棠阶亦因违例送考，议降三级调用，遂引疾家居。文宗即位，复日讲，曾国藩荐棠阶醇正堪备讲官，召来京。既而日讲中辍，棠阶以病未赴。

咸丰三年，粤匪北犯，河北土寇蜂起，用尚书周祖培荐，命治河北团练。棠阶联络村镇，名曰“友助社”。贼踞温县东河滩柳林，四出焚掠，棠阶督团练击之，村民未习战，且无火器，杀贼数十人，卒不敌。会山东巡抚李德率兵至，贼引去。贼自渡黄河，始知民间有备，稍稍牵缀。泊河北肃清，叙劳，加四品卿衔，赐花翎。

同治元年，诏起用旧臣，棠阶应召至。上疏言：“用行政，惟在治心。治心之要，莫先克己。请於师保

匡弼之餘，豫杜左右近习之渐。暇时进讲通鉴、大学衍义诸书，以收物格意诚之效。”又言：“纪纲之饬，在於严明赏罚。凡朝廷通谕诸事，务饬疆臣实力奉行，庶中外情志可通，而祸乱可弭。”两宫嘉纳焉。授大理寺卿。先是两江总督何桂清债事逮治，部讞从重拟斩决，廷臣有右之者，言部臣有意畸重，仍从本律监候。棠阶疏谓桂清贻误封疆罪大，不当轻比，非公论。后桂清卒伏法。连擢礼部侍郎、左都御史，署户部尚书。召对，言：“治天下惟在安民，安民必先察吏。今日之盗贼，即昔日之良民，皆地方有司贪虐激之成变。为今日平乱计，非轻徭薄赋不能治本。然非择大吏，则守令不得其人，亦终不能收令行禁止之效。”因极言河南乱事，及诸行省利病甚悉。命为军机大臣，具疏力辞，弗许。二年，授工部尚书。

三年，江宁克复，论功，加太子少保。大憝既平，上谕中外臣工以兢业交勉。棠阶语恭亲王及同直诸大臣，谓当设诚致行，久而不懈，勿徒以空言相文饰，王深然之。翼日召对，王反复陈君臣交儆之义，棠阶与

---